



魔方云 创世【龙女·赋能卡一个】(全球限量300个, 买到就是赚到)

¥ 2666

总价 ¥ 2666

订单信息 [联系客服 >](#)

赵焕向记者展示他在闲鱼购买的龙女赋能卡

“最贵的时候能达到五六千元呢。龙凤玉和时空之门系列的溢价也能达到500元。”有投资者表示。

于是,随着玩法的不断升级,用户手中积累的藏品数量越来越多,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对“开放二级市场”的呼声更加迫切,“起飞”成了众多用户心中美好的愿景。

记者注意到,去年7月10日,魔方云数藏全面开放了二级市场,用户可以在交易市场上架藏品,参与买卖,但付款需事先充值到平台钱包。同时,藏品在二级市场交易,魔方云一次收取交易金额的5%作为运营管理费。

魔方云数藏同时在当天开放了新活动,用户在当天购入藏品,并持仓达到约定期限,即可获得平台额外赠送的藏品。该平台同时在特别声明中指出,如果藏品价格过低,官方将进行“保底回购”。



魔方云数藏官网已改为游族数藏，记者3月初截图

“100元以上才能提现，但是你不满100也没办法充值，就相当于钱取不出来。而且二级市场关了，平台也没有人再来运营，很多藏品只能砸到自己手里。”投资者在群内吐槽。

记者在天眼查平台注意到，已有投资者对魔方云数藏提起了诉讼，且已在公安机关立案。

3月10日，记者联系到了法人李响，李响表示，平台已经转让，他不清楚接手公司的联系方式，“这些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他（原告）说他消费了8万多元，但只能提供到1600多元的发票，为什么？你别被他骗了，实际他在我这的消费就1600元钱。”面对诉讼案件的询问，李响激动地反问记者。

记者调查了解到，许多投资者在该平台直接购买藏品所花资金其实并不多，多数资金投入来源于玩家之间的私下交易，这也成了判断该案件具体涉案金额的难点之一。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虚拟货币及数字藏品领域资深人士刘扬向《华夏时报》记者分析指出，当前数藏平台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困难普遍有4个原因。一方面，投资人刑事控告时，公安机关往往以经济纠纷为由不受理、不立案；另一方面，在民事起诉时，受到“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规制，投资人限于客观情况，很难全面收集平台侵权的证据，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此外，刘扬向记者坦言，民事起诉往往周期较长，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门槛，投资人往往限于诉累。且在民事诉讼当中，由于合同行为具有相对性，用户的场外交易很难归责于平台，无法对平台直接提起诉讼，这两个原因也是许多投资者难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因素。

“针对此案件来讲，平台法人是否将平台转让其实并不影响其犯罪事实的处理和认定，但是这通过民事诉讼及单个人的力量很难解决，如果有涉嫌刑事犯罪嫌疑，需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通过侦查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刘扬指出。

此外，对于难以判断用户私下交易的资金与平台宣传的关联性的问题，刘扬也建议，投资者可以尝试组织在一起，将相互间的资金流向梳理清楚，并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控告书，按照犯罪构成详细分析平台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推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玩家之间为什么产生交易？这与平台的操作是否存在一定关联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玩家之间的交易与平台宣传和营造的赚钱效应是分不开的。”刘扬强调。

国内监管趋严

看着藏品变现愈加困难，平台“转让”再也找不到人，充值提现功能也逐步关闭，投资者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入了“坑”。

赵焕向记者感慨，如今回忆起当初的事件，才如梦初醒，“平台有上帝视角，价格涨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操纵中。”

3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费者投诉举报数据显示，2022年，数字藏品（NFT）等新模式问题抬头，监管难度加大，相关诉求5.97万件（上一年仅198件），主要集中在不发货、不退款、恶意哄抬价格、收取高额手续费、随意封禁消费者账

号等。

记者注意到，去年4月魔方云数藏业务刚开始展业时，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机构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提出坚决遏制NFT金融化证券化倾向，从严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

而魔方云数藏“转让”之际，国内数字藏品监管政策正进一步收紧。

去年6月末，在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牵头下，近30家机构联合在京发起《数字藏品行业自律发展倡议》，“反对二次交易和炒作、提高准入标准”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共识。

后续，上海、北京、成都、河南等多个地区发文，对数字藏品相关产业进行规范，提示投资者防范相关风险。

同时，随着监管的加强，数藏平台逐步出清，行业正进入“合规调整期”。

据公开报告，截至2022年8月，国内数字藏品平台总量超过1000家，而据《华夏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去年9月至少有21家数藏平台发布清退公告，11月至少有30家数藏平台发布清退公告。腾讯旗下数藏平台“幻核”也在此期间正式关停。

“虽然目前尚没有数字藏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但实际上很多数藏平台的圈钱套路并不新鲜，如果平台的行为构成犯罪，亦应当受到我国刑法规制。”刘扬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举例，该罪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性”的认定。单从这个罪名来看，如果数藏平台有保底回购、销售返利、拉新提成等行为，就可能符合利诱性的特征，即“承诺保本付息或者给付收益”；此外，开放二级市场将数字藏品金融化涉嫌非法金融活动；其通过社交平台公开宣传，造成大众广泛参与并损失也符合“公开性”和“社会性”。

但毋庸置疑的是，规范数字藏品投资市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必然十分重要，但投资者也需理性投资，避免投机炒作，打破“一夜暴富”的幻想。